

# 古埃及女神崇拜的观念、原因及影响

郭燕璇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古埃及人崇拜多神, 其中包含着诸多女神, 并且在埃及神话中女神的地位较高, 她们并未被边缘化, 而是参与创世活动并受到崇拜。本文首先基于古埃及神话中具有代表性女神的形象、职能等方面进行分析, 其次对形成女神崇拜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解析女神崇拜中蕴含的二元对立统一的观念, 最后对女神崇拜的影响展开研究。

**关键词:** 古埃及; 女神崇拜; 二元对立; 王权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神话是较为典型的关于神的故事, 人们不一定相信其中故事真实发生, 但是恰恰是这些看似荒谬的故事体现了一定的基本真理和价值观。相较于其他神话, 古埃及神话是最古老、最独具特色的神话之一, 为剖析文化特征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曾这样写道: “人们可以根据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否支持女性来评价它的文明程度。”<sup>1</sup>根据德国学者库明斯在其《古埃及的神祇与象征》一书中将政治史与精神史的关系按编年史的顺序所列简表, 我们可以得知在前王朝时期(公元前第5至第4千年代), 母系女神崇拜是主要特征之一。

此外, 古埃及神话中的女神远不同于古代或现代社会故事中的女性形象, 她们对于男性和社会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地位较高, 她们不一定是名义上的负责人或掌握实权, 但在王权斗争中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因此, 女神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神话中的男性角色进行分析, 例如奥西里斯, 女神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伊西斯崇拜。而实际上埃及神话中出现的女神远不仅仅有伊西斯, 还有哈托尔和奈斯等一系列女神, 她们在神话以及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职能及其背后体现的观念和影响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女神的形象及职能

伊西斯女神与魔法、母性和爱情有着密切关系。当伊西斯以人形出现时, 往往穿着长裙, 有时候还拿着叉铃。她的名字可译为“座位”或“王座”, 表明了其对王权的重要性。早期以鸢或眼镜蛇的形象出现, 在新王国时期与女神哈托尔相融合, 袭用了她的牛角与日盘的头饰。因此作为充满人性的女神, 伊西斯像慈母一样护佑弱小, 救伤治病, 她可以用鸢的双翼将生命的气息扇入亡灵之躯, 以丰饶之角和阳光施惠于众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伊西斯被描

<sup>1</sup>[法]克里斯蒂安·雅克:《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页。

绘成一条直立的眼镜蛇。

哈托尔女神的名字的意思是“荷鲁斯的房子”，当她被描绘成一头圣牛时，头顶两牛角之间有蛇标和日轮，她被誉为是“太阳的眼目”“金色之神”，是代表爱欲以及照顾所有生者与死者的神灵。当她以人形出现时，有时带着秃鹫头饰，有时则呈现为长着牛耳朵、戴着假发的正面面对观看者的人形样貌。

拉涅努坦特往往被描绘成一条直立的眼镜蛇，头顶日轮和角，或被描绘成蛇头女子。她可以培育耕地肥力，增加产出；也可以哺育幼儿，使其茁壮成长。她被奉为母亲、丰饶和丰收女神，被视为神圣的保姆。她还可以保护国王，她的一瞥就可以消灭他的敌人。

穆特是一个神圣的女法老，也是母亲女神，埃及人多将她描绘为人形，但是有时也会描绘成一只母狮子。因而，埃及人将其刻画为头戴上下埃及的双冠和秃鹫头饰的女神。

舒与泰富努特的儿女为盖伯和努特，努特代表天穹，人格化的努特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女子，用她的胳膊、腿把自己支撑起来，她的胳膊和腿在四个方位基点上与大地相接触，她的身体可作为太阳、月亮和星星运行的窄窄的轨道。

巴斯坦特被描绘成一只母狮子，后来则为一只猫，或手持装饰有猫图案的叉铃的猫头女子。巴斯坦特扮演着国王的神圣母亲和保姆的角色。同样与女性生育关系密切，作为“拉的猫”，巴斯坦特摧毁混沌之蛇阿波斐斯，她也被认作拉之眼，这使得她被说成是拉的女儿。

塞赫曼特女神的名字意为“强有力的”，她是普塔赫神的妻子，涅斐尔图姆的母亲，她的形象多呈现为一名狮头女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头顶日轮。另外在一定的偶然情况下，她被完全描绘成一头母狮子。

古埃及人多通过想象和象征来把握认识世界，女神的形象中包含许多象征元素，例如蛇作为生命与繁殖之神的代表，经常出现在女神形象中。象形文字中弯曲的眼镜蛇就是女神的表征，伊西斯之蛇驮着下埃及的红色王冠，奈菲持丝则驮着上埃及的白色王冠，她们作为护佑王权的蛇形徽记其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眼睛是标记之一。法老时代，在这双神奇之眼的注视下，女性不仅创造人类的未来，而且活在当下。<sup>2</sup>眼睛与光明、颜色形状等现实世界的意象密切相关，这同样是古埃及神话中内涵丰富的重要象征之一。

根据现有的神话我们可以得知，神的眼睛除了代表日轮外，还可代表月亮或晨星。神的眼睛能够独立于神而行动，在独立状态下，以一位女神——常常是哈托尔、巴斯坦特或穆特的面目出现。独眼是最初神灵的女儿，因此在多种情况下独眼都象征着大女神。独眼往往象征着对王冠和门户的保护、眼镜蛇的阴毒以及火焰般的激情，这些都可视为女性难以预测的毁灭性力量和大母亲式的感情的表征。女神的形象多为狮子、猫、蛇，猫与狮的形象皆从属于“大母神”的原型，是操生歿大权的女性。

<sup>2</sup> [法]克里斯蒂安·雅克：《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页。

通过对古埃及神话中女神形象的分析，可大致将其职能归纳为以下几种：

### （一）保护

以伊西斯为例，她是女儿、姐妹、妻子也是母亲，无论女神以何种身份出现，大多具有保护的职能。在奥西里斯神话中，奥西里斯被塞特杀害，伊西斯和涅斐提斯以鸢的形象出去寻找奥西里斯的尸身，发现了奥西里斯的尸身后，伊西斯和涅斐提斯做出了表示哀悼的仪式性姿势，竭力防止奥西里斯的身体腐坏，阻止其体液流到地上，阻止尸身变臭。二人最终借助仪式和巫术复活了奥西里斯。在复活这段时间内，伊西斯完成了受孕过程。她说：“尽管我是一个女人，但我能像男人一样。”于是一只鸟和人之间发生了超越自然法则的结合，最终孕育出荷鲁斯。

幼年的荷鲁斯为伊西斯的巫术所保护，包括涅斐提斯、瓦杰特、涅赫伯特在内的许多女神当他的保姆和仆人。像涅斐提斯一样，圣母牛哈托尔也当上了荷鲁斯的奶妈。哈托尔以母牛的形象出现时，其看护职能被强调，哈托尔保护着国王，充当国王的保姆，一如在凯姆尼斯照料小荷鲁斯一样。伊西斯“比百万个神灵更聪明”“比百万个男人更有计谋”，因此在塞特与荷鲁斯的对决过程中，伊西斯多次为荷鲁斯解决困境。伊西斯的这种爱与保护不仅仅是出于母爱，更是出于慈爱，奥西里斯与涅斐提斯有染，涅斐提斯担心塞特因其私通他人而惩罚她，就把与奥西里斯通奸所生的孩子遗弃了。伊西斯仍然不计前嫌，出去寻找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并最终将其抚养长大，他日后成了她的护卫阿努比斯。涅斐提斯也常常呈现出保护神的形象，我们可以在石棺上看到她的形象，她与哈皮神一道保护死者的肺脏。

塞赫曼特是弑杀的拉之眼的化身，因中计才停下对人类的毁灭。人民常常向其祈祷以求免受疾病之苦，民众在生病之时会请求塞赫曼特的祭司使用其巫术知识来使疾病痊愈。

### （二）拯救

许多女神都同生育分娩联系在一起，例如哈托尔与爱情、女性、生育和母性有关，她为妇女的分娩提供帮助，作为无果树的女主人，哈托尔象征着自然世界的生殖力。如果说保护可被认为是对生的推崇，那么拯救则是跨越死亡，对再生的崇拜与信仰。伊西斯对奥西里斯的复活便是一种拯救，她生下奥西里斯的血脉并将其抚养长大最终获得王位也是对正义王权的一种拯救。

舒神象征着生命，泰富努特神象征玛阿特观念，二者都生活在阿图姆中，并作为阿图姆的一部分而存在。阿图姆在吸入玛阿特/泰富努特之后意识便被激活，渐渐有了呼吸、心跳和心智的力量，从死亡进入昏迷，然后从梦境般的状态中苏醒。

## 二、女神崇拜的影响因素

### （一）地理环境

在埃及，乌托邦和空谈思想是不受欢迎的，所有精神意愿都需要通过物质来表达，因此神话故事中女性的形象也与埃及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古埃及四周多为海洋和沙漠，形成了天然屏障，古埃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易受到外族侵犯，同时也较为封闭，这也使得古埃及文化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源头，古埃及所在地区气候干旱，雨量较少，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为沿河谷物带来有利的灌溉条件，雨季过后水位下降所留下的淤泥也为谷物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众多生命的出现被埃及人视为是一种新生的力量。因此与水源液体相关的事物被视作与生命力量相关，在创世神话中较为常见。创世即生命的起源并不是仅有一次，而是每一年都会重复发生。尼罗河每年有枯水期与丰水期，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水期间，世界便得到一次再造和新生。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人民基于生存焦虑而在女神身上寄托了美好的构想与愿景。

神话中提到尼罗河是伊西斯为奥西里斯哭泣的眼泪，也有说伊西斯同天狼星有一定的联系，索普丹特女神在消失了大约 70 天后，重新出现在黎明前的东方的地平线上，宣告了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的来临与农历新年的到来。因此，天狼星女神每年的消失与重现，标志着尼罗河泛滥的开始与随后的收获季的到来。

## （二）原始崇拜

古代埃及人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时，总是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存在。部分神是自然现象的化身—天地、日月、水土，有些神则是吸收了动植物的某些特征演变而来。古埃及的宗教就起源于氏族图腾崇拜以及动物崇拜，例如有鹰神荷鲁斯、公牛神阿匹斯。神的形象在发展过程中会吸收其他神的特点，从而具有全埃及神的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太阳神。太阳神受到特别的尊敬，拥有拉、阿蒙、阿吞等不同称谓，埃及许多神庙是为敬奉太阳神而建立，法老可被视作太阳神的化身，被称作太阳神之子。

神话故事中的女神形象与宇宙和万物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诺姆（州）有不同的生存环境，在原始自然崇拜的影响下，女神形象与自然要素有密切关联。代尔塔沼泽地居民视天空为一硕大无朋的牛—女神哈托尔，她四腿如柱，撑住地球四角，牛腹下的斑点即是日月星辰，微小的人类则生活在其宽阔的肚腹之下；沙漠居民则将天视为舒与泰芙努特的女儿努特，她双手双脚着地，弓起背，每日清晨在东方生出年轻的太阳。

努特女神则代表天空的力量，自然力量人格化后成为埃及诸神的有形的化身，可以对所有的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尽管他们真正的形式也许在其他地方。通过人格化的方式，诸神无形的力量变得有形，变得具象化，从而使埃及人可以与他们交流。

除了自然崇拜外，动物崇拜同样与女神形象的塑造有一定关联。伊西丝拥有多种化身—狮子女神塞赫曼特、尾巴上长有一把匕首的狗，与哈托尔有关系的一条大蛇，多种化身都只为保护奥西里斯的尸体免受塞特的伤害。

### （三）社会环境

古埃及人主要是由东北非洲的哈姆人和西亚的塞姆人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公元五千年前后，人们逐渐在尼罗河谷地发展起农业和畜牧业，种植大麦、小麦、葡萄等农田，饲养猪牛羊等牲畜，手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

女神形象与农业基本要素和生产生活有关：生命之神伊西斯发现了小麦和大麦，哈托尔则为死者带来了荫凉、空气、食物和饮品，也常常与欢乐、音乐、舞蹈和酒精饮品联系起来。哈托尔也与从沙漠、异域输入埃及的矿物、资源有关系，尤其是与绿松石、铜关系密切，她庇佑着在遥远矿区干活的矿工，被称为“绿松石的女主人”。神话中甲虫被视为阿图姆或太阳神拉的具象，每日从母亲天神努特子宫诞生，亦或是将旭日从冥界推出，后一种说法映射了埃及农耕文化中甲虫推搡粪团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女神形象或所代表的事物都与社会发展中的要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业、手工业以及矿物资源。

### （四）法老制度

女性在埃及的独特地位和力量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化的核心基础：法老制度。神话中的法老是永远存在的，他是一个几乎恒定不变的形象，象征着不可预知的世界中那令人心安的坚实秩序。“法老”原义是“伟大的神庙、大居所”，指代国王及其王后二人，夫妻共同管理国家，当国王因军事或经济活动出国时，王后便负责执政，王后则长期被称为“使两位雄主合二为一之人”。这一特征与现代社会不同，古埃及社会男女合为一体，夫妻合在一处代表着尊严和职责。因此自最初始，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成为埃及人的基本理念，女性不会退隐家中，无权无势，在婚姻、着装、宗教禁忌等方面均无限制。

古埃及人不存在男性持有积极动态力量，女性持有消极静态的力量的观念。恰恰相反，奥西里斯以及一众男性神通常被描绘成静态和停滞不动的存在，唯有生殖器官才透露出一些生命活力的迹象。相对应的女神则经常较为活跃，积极行动。伊西斯领导了一场反塞特的战争，温和友善的哈托尔也会在被激怒时变为掌管征战的狮头女神，“任何存在物，只要是她雌雄一体的太阳父 / 母 的敌人，她都会将死亡带给对方。”

### （五）崇尚力量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古埃及人的生存大多受到自然的限制，因此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抱有渴望，对于力量和智慧无上推崇。

所有的埃及巫术都植根于对产生超自然效应的神秘力量的信仰，埃及人称之为这种力量是神的本质的构成部分，同时由祭司所拥有。伊西斯便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巫者，她“比无数的凡人更叛逆，比无数的神明更聪明”，她渴望着更多的力量与智慧。她曾试图获得拉的力量从而将这种知识传给她那尚未出生的儿子荷鲁斯，从而确保他在宇宙中的优势地位。

伊西斯在拉年老之时，收集拉的口水与，将其土捏成一条蛇，拉被蛇咬了一口，痛苦不堪。就在此时，伊西斯出现并说明倘若拉将真名告知，伊西斯便可帮助他解脱。起初，拉说

了一系列名字，女神明确分辨出其中并无拉的真名，最后拉神十分痛苦不得已将真名告知，伊西斯用巫术治愈了太阳神，也得知了拉的真名和力量。即使是伊西斯已拥有重生的力量仍然渴望着更强的力量，由此映射出古埃及人对力量的渴求。

### 三、女神崇拜中体现的观念——二元对立统一

第一王朝的国王和王后将“战神”阿哈与被称为“和平奈斯”的奈斯-霍特普联系在一起，这绝非偶然。因为战争与和平、争端与安定、斗争与和解都是必要要素，矛盾的两极不可分割，共同维持着国家的平衡。同样的，世间万事万物均有其对应之物，有反复出现的二元统一体：日与夜，光明与黑暗，雄与雌，丰腴与贫瘠，秩序与混乱，生与死，善与恶。每项都是统一体的一半，一个侧面，二者相互依存，构成统一体。这是世间万物都遵循的平衡，所有的神灵必遵循“依莫阿特的法则来存活”。南北双方的联合、上下埃及的统一、男女两性的融合、国王与王后的并存，都体现了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

#### (一) 雄与雌

在巴黎罗浮宫第 3079 号纸草中伊西斯说道：为了使丈夫奥西里斯的名字永存人世，“尽管我是个女人，我也要变成一个男子。”同样许多女神具有雌雄两种属性和状态，奈斯就同时是“能扮演雌性的雄性，也是能扮演雄性的雌性”。

埃及象形文字中“人们”在表义时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元素，同样的，“男人和女人”与“父亲与母亲”的用法几乎等同，男女都被包含在内。雄与雌，父与母，姐弟或兄妹，女儿与儿子，都是一个完整体不可或缺的两部分，各占一半。因此，对于古埃及文化的研究只聚焦于雄性英雄的话，难免不够全面严谨，无法完全体现古埃及文化的特征。西方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寻常意义中的比喻性说法，而是一种前逻辑思维方式。某一神抵同时拥有男女两性的能力这种在今人看来反常或悖谬的观念，在古埃及人看来却是正常而自然的现象。成对的雄性青蛙与雌性蛇结合起来的能量，被认为是最初让生命出现的物质，也创造出原初的陆地土丘——“火焰之岛”，而太阳最早就是从这个“火岛”中暴涌而出。

#### (二) 光明与黑暗

阳光对于埃及人的生活以及农业耕种来说都是必要条件，太阳神也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中央法老政权强化之后，在埃及兴起了统一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另外，在法老行政系统的影响力遍及埃及时，法老每两年便沿尼罗河巡游一次，视察各项事务。法老去世时，由神明创造的灵魂会离开躯体，在其父太阳神拉的陪伴下乘船升人天国。在每天从东方再次出现前，拉都是乘坐这艘船度过每个夜晚的。

太阳作为至高神灵，被称为“众神之母兼万物之父”、“伟大的他她同体”，太阳的轨迹象征着持续不断的再生循环，白日与黑夜不断更替。每天夜里，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太阳神则会造访，让阴间世界重现生机，正如生命与死亡的更替，这两种状态共同形成文明的节律、永恒的统一体。

古埃及的冥界概念与自然的节律尤其是太阳的升落有密切关系。奥西里斯成为冥界之神，在黑夜中蕴藏着怠惰消极的力量，他的妻子伊西斯却是与引导太阳天狼星有密切关系，代表着新年的来临，象征着光明的新生与力量。他们的后代荷鲁斯登上王位时，尼罗河水随之泛滥奥西里斯的灵魂复活，大地上重建起秩序与繁荣。

### （三）生与死

生与死是古埃及神话中的重要命题的和组成部分，生与死是对立转化的关系，生是一种境界，而死则是向生，通往另一种境界，古埃及神话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基于这一大背景下而展开的。这一观念与女神形象有密切的关系：伊西斯是生命之神，哈托尔是母亲神、爱神、婚姻神，梅-奈斯是宇宙的创造者，被称为“父母女神”，因为以交叉的双箭为标志的奈斯女神既是众父之父，也是众母之母，可以自我生育和繁衍人类后代。

在古埃及神话中，关于生死等问题，最典型的故事莫过于奥西里斯与荷鲁斯。“与大多数人一样，埃及人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中断，而非生命的终结，是身体的变化，而非彻底消亡。”死亡是奥西里斯神话中的关键情节，死亡并不是终结，而只是一次中介，人的灵魂从肉体抽离，结束在人世间的生活。奥西里斯是死亡之神，经历了死亡的他拥有了至高权力和永生。与此同时，复活代表着生与死之间存在循环不息的连接。自此之后，每一任国王都被称为荷鲁斯，去世的国王则被称为奥西里斯。伊西斯和哈托尔等女神在故事中主要代表了生与再生的力量，她们的形象是伟大的，力量是强大的，生命的力量被无限推崇。这表明生死的观念在埃及人心中是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和观念。民众都希望死后因德行善良，亲人和奥西里斯一样可以回到身旁。生便是向死而生，但死也是为了新生而死，但在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中，必须满足身体完整这一条件。

### （四）善与恶

在创世神话中，奥西里斯与伊西斯一众人被认为是正义的，而塞特则是恶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界定了善恶之分，这一价值判定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价值观的树立，具有一定的思想教化作用。奥西里斯被认为是绝对的善良，他慈悲勇敢，而伊西斯却非如此，她虽心怀慈爱，不惜牺牲自我来拯救他人，哪怕付出极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但同时她强大的力量来自其自身，也来自于掠夺，她设下陷阱陷害他人以求获取力量，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可认为是善良之举。相应的，女神巴斯泰特以友善的猫的面目出现时，是人们极为喜爱与尊崇的形象，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叙道，在埃及动物崇拜的盛期，埃及人宁肯让大火烧毁他的财产，也要冒着生命危险从火中救出圣猫。但当她以赛克梅蒂之名出现时，却是一只凶残的嗜血母狮，动辄吞噬生灵。

### （五）秩序与混乱

埃及的神话体现了一种从混乱无序中试图加强秩序，在虚无中找到痕迹的理念，水、土地、太阳、人类等元素的出现使得人们摆脱了混沌中的威胁。埃及人就一直被灌输国王具有神性的理念，但其生死其实取决于他能否维护秩序，因为任何失序现象都会被视为国王已丧失众神支持的征兆。

玛阿特是一位象征着秩序—埃及的核心概念的女神，玛阿特头上顶着长羽毛，这种羽毛也是象形文字中指代玛阿特的符号。玛特的羽毛象征着和谐正义，埃及人死后心脏会被放在一个天平上，如果心脏比玛特的羽毛轻，那么就意味着他们的恶行较少，善行居多，死后会有好的归宿和去处。

无论是诸神、法老以及人类，都需是确保秩序（玛阿特）不被混沌（伊斯凡特）颠覆。对埃及人而言，玛阿特无处不在，破坏玛阿特规则的人都会受到处罚，不论这些人知不知道玛阿特的规则。诸神甚至也得依靠玛阿特而存活，将玛阿特视为他们的啤酒、食物与饮品。

玛阿特在宇宙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象征着秩序与混沌之间的一种平衡，包含着“公正”与“正确的行为”。埃及人认为混沌不应被消除甚至是不应该根除，因为混沌是被造物的一部分，是被造世界的正常运作所必需的，一直是宇宙中不可分割且必要的一部分。

#### 四、女神崇拜的影响

##### （一）宗教

埃及文明的核心可被认为是原始宗教，其中神话、仪式与象征是典型标志，各种表现形式中体现出其的逻辑思维，简单中蕴含着深刻，又看似无法被现世所理解，无论是宇宙起源、王国构想还是冥界想象，都体现出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长期以来，埃及人信仰多神，多种神灵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与象征元素区分。神话中的女神不仅仅对本土宗教产生影响，更是对其他宗教有着联系。公元2世纪以来，基督教便一直在埃及全境传播着，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阶段，古埃及思想就已渗透其中。伊西斯是宇宙的创世神、苍穹和群星的统治者、生命的女主人和光明之神的女性化身，也是智计无双的大法师。伊西斯用自身的力量赐予群众福祉，这样的母姓角色对基督教中的圣母形象产生了一定影响。她的声名不仅远播至地中海盆地，甚至到达与古埃及相距遥远的地方，比如东欧。伊西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其他同类女神的法力，最终变成埃及力量最强大的神祇，因此伊西斯的形象是融合了埃及神话中诸多女神的形象和职能最终形成的。

##### （二）王权

国王不属于人，也不是神，而可能是人类母亲和神结合的产物，但是，到举行加冕礼的时候，他才能进入神的行列。在仪式中，国王的卡进入了凡人的肉体，将其变成法老，赋予其权力和神圣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凡人体内会受到约束，当国王去世后，王权继续存在，进

入了新的国王体内。也就是王权神授，凡人渴望获得神的恩赐以及超自然的力量。

女神崇拜印证了女性在国王获得王权及其统治期间起到辅佐甚至是更重要的作用。国王是从王座中孕育而生，伊西斯等女神既扮演母亲的角色，又扮演配偶的角色。高贵的君主和平凡的民众都是“伊西斯的后代”，只要遵守真理与正义女神玛阿特的法则，就可以成为玛阿特女神的“忠诚的信徒”，死后就能获得重生。梅-奈斯是第一王朝第四位君主、首位女法老，她为奥西里斯——“强壮和有逻辑的人”编织衣服，以便战胜无序和死亡，而“编排”好的话语同样可以驱除不幸。她编织细布带来包裹奥西里斯的光明之躯，以及帮助法老灵魂重返诞生之地。赫特-弗瑞丝被称为“体现圆满之女性”，她拥有多重身份：上埃及和下埃及国王的母亲、荷鲁斯的伴侣、金合欢圣所里众屠夫的首领。赫特-弗瑞丝还领导着一群被称为“金合欢树下的屠夫”的男性，而金合欢树与奥西里斯的复活仪式相关。她指挥众屠夫打败了杀害奥西里斯的凶手塞特，并将牛和其他动物变成了天堂盛宴中的食物。由此来看，神话中的女神虽然不是特定的负责人，但是都对于王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掌握强大的力量。女神这种有时仁慈、有时有害的自然力量，被嵌入一个有序的系统之中，并被指派了一个有名有姓的掌控者。如果没有女神的支持，那么统治者会面临失败与混乱，另外，女神的母亲角色对于国王来说是至高无上力量正统性的保证，这种关系将确保国家安定，社会和谐。

## 五、结语

在古埃及，女性拥有着独特的地位，如果说奥西里斯是伟大的英雄，那么伊西斯等女神也是母性英雄，同样在善恶与生死斗争中不惧苦难，勇往直前，为古埃及带来了新生与力量。

女神崇拜其中不仅蕴含着新生力量，更是与王权神权的互动息息相关，深刻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王权神权体系。女神崇拜体系中有多种二元对立统一要素，对这种观念进行分析可以对古埃及人的思想体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女神独有的品质与性格引发了人民对生命本真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她们的美好品格让其形象深入人心，树立了模范和楷模，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对于现实社会治理起到引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古埃及神话与象征体系中的原始思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人类存在的本真意义，体现了人类本质。

### 参考文献

- [1] 麦永雄. 古埃及神话的基本背景与文化蕴含[J]. 外国文学研究, 1996(02).
- [2] 麦永雄. 古埃及神话中的宇宙论与象征体系[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2).
- [3] [法] 克里斯蒂安·雅克: 《古埃及女性: 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 孔令艳、潘宁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苏秀玲. 古埃及女性艺术形象审美取向及其原因[D].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 [5] [英] 加里·J. 肖 (Garry J. Shaw): 《埃及神话》, 袁指挥译.
- [6] 孙慧. 对比中的别样世界——析奥西里斯神话中的世界观[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3(02).
- [7] [英] 查尔斯·弗里曼: 《埃及、希腊与罗马 古代地中海文明》, 李大维, 刘亮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8] [英] 乔安·弗莱彻: 《埃及四千年》, 杨凌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 [9] 郝钰莹. 古埃及女神崇拜的原因、影响及其文化蕴含[D]. 河北师范大学, 2015.
- [10] [德] 埃利希·诺伊曼著《大母神: 原型分析》, 李以洪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 Concepts, Causes, and Effects of Goddess Worship in Ancient Egypt

Guo Yanxu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Ancient Egyptians worshipped many gods, including many goddesses, and in Egyptian mythology, goddesses have a high status, they are not marginalized, bu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activities and worship.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mage and func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goddesses in ancient Egyptian mythology, secondl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goddess worship,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duality and antithesis embedded in goddess worship, and finally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goddess worship.

**Keywords:** Ancient Egypt; Goddess worship; Dichotomy; Kingship